

◎老爸老妈

妈妈的护肤秘籍

□贾 鹤

每次回老家上街买东西前都会问老妈：“擦脸霜需不需要买？”她总是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你去年给我买的还剩好多。”我看看洗手台上落满灰尘的面霜瓶子，打趣她：“妈，你洗完脸都不抹东西吗？这霜去年就该用完了。”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天热的时候不用，天冷了我抹一次就行了，哪像你们年轻人这么讲究。”末了，还怕我上纲上线说她不爱美，辩解似地说：“你看我从来没做过美容，也不用面膜，皮肤也没见出痘、长斑，除了皮肤黑点，那是天生的，你们这天天在脸上折腾，不是照样还会老？”

被她的辩解逗得发笑，跟她抬杠。护肤是对自己的宠爱，也是热爱生活的一部分。这跟老不老没多大关系，谁也对抗不了时间，不过爱护皮肤、保养身体可以使衰老这个过程来得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

妈妈是豁达的人，很少纠结于细腻的感情，也不会做杞人忧天之举，她天性里的随遇而安总是让她能开解生活中的很多烦扰。她对人对事抱着一种无为而治的淡然，对衣食亦没有过多要求。对着她，只觉得人世代谢不过是最自然的事。

跟她说话的当口，我仔细看她的脸，皮肤确实细腻有光泽，这种不加防护的状态跟我长年累月严格按照护肤步骤，水、乳、精华、防

晒一个都不能少养护出来的皮肤也差不了多少，这让一个无底线在脸上投资时间和金钱的人情何以堪？看来护肤投入的时间和收获在某些时候并不完全成正比。

跟闺蜜说过同样的困惑，结果变成我们共同的感叹，我们的妈妈都是传统的家庭妇女，她们深受艰苦朴素思想的影响，生活上不讲究衣食穿戴，只要自然舒服。对自身的关注极少，一生都在为家庭和孩子付出，乐天地接受自然老去。她们没有护肤概念，没进过美容院，也从不敢面膜；她们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，一日三餐家常便饭，日落而息早睡早起，不受网络 and 手机牵绊，不为外界纷扰焦心，守着自己的老时钟安然过着自己的日子。这样的生活自然能养出安详的容颜和光滑的肤质。

对比妈妈们的顺其自然，我却需要更多的心理安慰才能接受人和时间抗衡最终失败的结果，在抗衡中我总是负隅顽抗，我用现代科技的面膜、精华敷在日渐失去鲜活的肌肤上，以螳臂当车的自欺在时间的巨轮下挽回一点颜面的光鲜，却忽略了一颗心的乐天知命。我在时间的碾压下焦虑，眼睛被手机牵扯着，皮肤在空调、电脑前消耗水分；睁开眼涌上心头的是昨日连带前日的烦恼。

每一个清晨照镜子的时刻，我都在比对嘴角法令纹的纹路是不是

比昨晚临睡时看到的更明显，脸颊下方的轮廓是不是更向外扩了一点点，眼睛下的暗影是不是更浓重了半个色度；我用手掌向上推拉脸颊，用中指指腹顺着太阳穴往上提拉，看着镜子中的下巴轮廓由于向上作用力的牵扯弧线变得圆顺紧凑，然后松开手指。这些手指上的动作像是和时间做的一个小小魔法，分秒可以看到地心引力作用到了什么。

“我老了！”每一次矫情的哀叹都让我想起杜拉斯《情人》的开头。最常见的安慰：世人谁会不老呢？都知道这个真理，亲身体味时间带来的变化，把老去的过程当成理所当然，不嗟叹、不郁怀却需要漫长的历练。说服自己：和时间角力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，何妨坦然接受这一结果，不再用“少女感”作为衡量美的唯一标准，当少女的灵动蜕变成中年的从容，当青春的稚嫩被风霜染成不褪色的红，谁能说老去不是时光的恩赐呢？

如今，我看着妈妈笑意盈盈和我说着话，初升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，鬓边的白发上格外显眼，像闪着银色的光。这是一张不再年轻的脸，她毫不介意那眼角的纹路，笑的时候，条条皱纹舒展，像和时间握手言和。对着她，我这人到中年的女儿，倒羡慕她的安详沉静了。



◎都市闲情

爱上厨房

□崔晓华

身处中原农村，家常饭就是稀饭、馒头、面条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也直接导致我从小对厨房没有什么兴趣。

在我记忆中，家里的早饭和晚饭就是馒头、烙馍、油馍和菜馍，搭配稀饭填饱肚子就可以了，很少炒菜。可是午饭，千篇一律的汤面条，实在难以下咽，我只好挑面条里的菜，就着馒头凑合吃下去。最可怕的是这个季节稍早的时候，家里没有青菜，母亲从地里掐一些嫩的红薯叶子放在汤面条里。我连汤面条里的菜叶子都没得捞了！以至于小时候总暗下决心：等我当家做主，一根面条也不吃！在我一个人在单位做饭的日子，我两个月也不做一顿面条，偶尔做一顿焖面，味道好不好且不说，总算摆脱了难以下咽的汤面条。不过，现在面条终于又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，因为女儿爱吃。但我还是摆脱不了儿时的阴影，很少吃面条，通常只是盛面条里的菜，或者再炒一个菜。偶尔做了烩面、捞面或刀削面，也能勉强吃一点，可不到两个小时就饿，还得零食充饥。

即便如此，仍觉得自己的厨艺实在拿不出手。有一次，朋友带孩子到家里玩，说她做的茄子很好吃。回想起我做的茄子只有三种：烧茄子、炸茄子和西红柿炒茄子。回娘家做饭几乎都是我下厨，可有几个菜是我这辈子也不能超越的——爸爸做的鱼和爸妈合作的豆腐脑。

我不会做鱼，主要原因是不能闻鱼的腥味。每年过年爸爸炸鱼块，炸熟了我才蹭过去吃，就连腌好的鱼我也不去闻，闻了就再也吃不下了。这种心理一直左右着我，尽管我喜欢吃鱼，但从没做过。这让我想起女儿小时候在姥姥家看见人家杀猪，几个人拼了命拽着一头猪，绳绑脚踹把猪放倒，然后一刀下去，血喷涌而出窜出老远，中间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吼叫。她被吓着了，也哭得撕心裂肺，发誓从此再也不吃猪肉。看来心理阴影面积相当大，以至于我把猪肉剁碎偷偷掺进素馅饺子里蒙她吃肉。

再说豆腐脑，我做过三次，成功半次。第一次在单位，豆浆已滚好，接着要下醋，倒一勺——怎么还不成型？再倒——还不行？接着倒！直到邻居看孙子的大娘说：“怎么这么大酸味？”我特尴尬：“我做豆腐脑，它总也不成型。”大娘看看锅里，笑了：“你尝尝还能吃吗？”确实不能吃了，这饭是抢了卖醋人的坛子。第二次索性自己摸索，最终在放醋的关键时刻叫了楼上的大娘。还好有了一点豆腐脑的意思，能吃。不过，这也给我很大的信心，我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厨房。

有人说，厨房的热度决定了家的温度。看来，为了家人，我需要在美食道路上不断修行。只有照顾好家人的胃，才能让我心安吧！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

◎邻里之间

楼下的老人

□梁 正

我家楼下住着一对耄耋老人。单从年龄上划分，我该喊他们大伯大妈。可有天傍晚，我下班回家，看到他们在楼栋口围着一辆轿车搬东西，我便知道他们从闺女家回来了，走到跟前，我挺客气地问了一句：“回来啦？”

大伯说：“回来了！”随即，大伯呼喊正弯腰挑在车厢里往下拎东西的闺女，说：“妮子，喊叔叔，你楼上的叔叔。”大伯的闺女，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，留齐耳短发，当即放下手中的东西，直起腰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刚要喊我叔叔，又觉不妥，转而一笑，跟大伯说：“爸，我应该叫他大哥吧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对，就叫他大哥吧！”大伯一旁自言自语：“这丫头……”

这是我与大伯一家最初相识的情景。之前，我装修房子时，知道一楼的大伯大妈刚搬过来，嫌室内装潢的味道大，到闺女家“躲”一段去了。这番，闺女送他们回来，是打算长期住下来了。车上，吃的用的，大包小包，塞得满满当当。我上楼时，顺手帮他们拎了一个鼓弯弯的大南瓜和一束用塑料袋包住的树棵子。我看着那束长短不一的树棵子，认为大伯要摆弄室内盆景，问大伯：“这树棵子是干啥的？”大伯的耳朵可能有点

背，半天没反应，大伯的闺女把话接过去，告诉我：“给我爸我妈锻炼身体。”说完，她又补一句说：“老年人，没事干，给他们找点事情做。”

次日清晨，大伯大妈就在楼下空地上忙活开了。一个挖坑，一个浇水，见缝插针地栽下了四五棵桃树、梨树、杏树、石榴树。这以后，大伯大妈常在楼下保养那几株小树，他们时而浇水，时而修剪。还在外面野地里弄来一些不知名的花草，栽在小树旁边，让成长中的小树不寂寞。

我们楼上人家，对两位老人都很友善，也挺关心。有天晚上，我回来看到小区大门口贴出停水通告。上楼时，我敲大伯大妈的房门，想告诉他们准备好第二天的生活用水。可敲了半天门，没听到屋内响动，认为他们没在家，就上楼去了。次日，我下楼时，大伯专门在楼栋口堵上我，告诉我，他们老两腿脚不利索，昨晚听到有人敲门，等把房门打开，门前已经没有人了。老两口猜测了大半夜，想来想去，想到了我。那一刻，我心里猛一怔，没料到我的一个小小善举，竟然引起两位老人半夜睡卧不安。从那一天起，我若没有急事，从不在晚间打扰他们。

事隔不久的一日晚间，大伯却摸着楼梯找到我家，说他家的热水器放不出水了。我到大伯家帮他查看了半

天，也没找出问题出在哪里，只好答应第二天找个懂水电的人来看看。没想到，第二天早晨，大伯告诉我，昨晚他一时糊涂，把上水的总阀门给关上了。我笑容僵在脸上，心想：这对老人家，真是老了。

大伯大妈也知道自己老了，大伯告诉我，他每天清晨醒来，躺在床上的第一件事，先摸摸老伴那边是不是热乎的，他担心大妈一夜之间睡过去了。大妈关心大伯时，也是如此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有生之年还有多少，但是，他们谨小慎微地过好每一天。

每天清晨，两位老人起得早，他们在楼下揉腿脚。有时，还打羽毛球呢！他们打羽毛球时，没有“扣杀”，也没有躲闪，只需一下一下打到对方能够接得住的地方，如果哪一方打得不是地方，另一方还会埋怨，你打到哪去了！天气晴好时，他们一前一后去菜市场、逛超市，要么就到东面不远处遛弯儿。秋天，市郊农民收获庄稼时，老两口结伴到周边收割过的农田里寻找农民没有收干净的花生、大豆。他们不是无钱购买，而是想吃得环保，吃得健康。同时，他们想通过劳动，活动活动筋骨。

有时很羡慕两位老人，他们相互扶持，相互陪伴，晚年生活过得平静而幸福。